

第六十一章 朱正熙的小心思

到了傍晚，好不容易哭臨結束了，眾人疲憊地各自歸家，皇后在宮中準備了素菜，特別請幾個有親戚關係的命婦到坤寧宮一坐，若澄和沈如錦都在受邀之列。

蘇見微已經哭臨幾日，滿面憔悴，在她身邊的幾個嬪妃也好不到哪裡去，若澄還是第一次看到升為如妃的方玉珠，兩人對視了一眼，雙雙把目光移開。

按照品級來說，親王妃是一品，僅次於皇后，不必行禮，但因為妃子是皇帝的女人，君臣有別，因此若澄還是拜見了方玉珠。

方玉珠有些得意，坐正了受著，也不叫若澄起來，若澄跪了一日，本就腿腳酸軟，見她故意刁難，手在袖中握緊。

殿上安靜了一瞬。

蘇見微看了方玉珠一眼，代為說道：「晉王妃免禮吧。輩分上來說，妳是長輩，請上座。」

「謝皇后。」若澄起身，到了皇后說的位子上坐下來，沒再看方玉珠一眼。

蘇見微召見她們，主要也是說端和帝的後宮如何安置的事情，畢竟其中人數眾多，蘇見微又要操辦端和帝的喪事，又要照顧兩宮太后，有些分身乏術，便想著讓這些命婦們一道來幫忙。

若澄建議道：「皇后娘娘，宮女倒是好辦，只不過太妃太嬪畢竟都是有身分的人，不便草草安置。不如先讓內諸司將幾位太妃太嬪的籍貫，還有家中人的下落打聽清楚，交給她們看過之後再行處置，要出宮的乾脆通知她們的家人來接，方為妥當。」

蘇見微聽了之後連連點頭，「晉王妃想得周到。本宮這幾日實在有心無力，其他妃嬪又沒有如此能力，不如此事就交給妳來操辦？」

若澄從小耳濡目染，知道活在紫禁城裡的女人不易，就答應下來了。

有些宮妃進宮的時日長了，家鄉又遠，稍不得寵的，連收到家裡的消息都很難，宮外世事變遷，貿然放她們出去，恐怕還沒辦法生存。

但她們能離開紫禁城，後半生跟家人團圓，已經是天大的幸運，朱正熙登基以後，立刻就廢除了人殉的制度，以後再也不會第二個娘娘了。

從坤寧宮出來，太陽已經落山，若澄滿身疲憊，沈如錦先她一步離開，因為有宮人來稟報，說平國公府傳信，鴻兒在家中哭鬧不止，她便急急忙忙走了。

若澄想著早早出宮回家，但在甬道上忽然被方玉珠叫住。

方玉珠穿著素服，身後跟著十幾個宮人，擺足了宮妃的架勢。

若澄不欲與她糾纏，神色淡淡地問道：「如妃娘娘有何事？」

方玉珠語氣飽含著譏諷，「我是天子的女人，與妳乃是君臣，剛才在坤寧宮，我讓妳向我行禮，並不算委屈妳吧？」

「應該的。」若澄回道。

這些虛禮，她不怎麼放在心上，但她早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唯唯諾諾的小女孩，任由方玉珠胡來，若是對方故意找事的話，她也不會一味地忍讓。

方玉珠走到若澄的面前，直直地看著她，若澄被看得渾身不舒服，待方玉珠看到

若澄身後走來的一群人，忽然抓住若澄的手。

若澄不喜歡被陌生人觸碰，下意識要甩開，方玉珠卻抓得更緊。

「放手！」若澄怒道，用力揮開手。

方玉珠鬆手，趁勢往後跌了兩步，堪堪落在宮女懷裡，滿臉驚惶。

「妳們在幹什麼？」身後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。

若澄轉過身，看到穿著孝服的朱正熙和幾個朝臣，坤寧宮跟乾清宮本來就在一直線上，相距不遠，會碰到皇帝也不奇怪。

她不知如何解釋，反正先跪下行禮，「臣婦衝撞了聖駕，還請皇上恕罪。」

朱正熙老遠就看見方玉珠在跟一個人拉扯，看不清是誰，好奇之下過來看看，沒想到是若澄。

聽著若澄的聲音微啞，臉上也透著疲憊，朱正熙便抬手道：「晉王妃不用多禮，起來吧。」

若澄跪了一天，雙腿有些發軟，起來的時候一個趔趄，朱正熙忙扶了她一把，溫聲道：「沒事吧？」

若澄連忙退後一步，「多謝皇上。」倒不是故意不敬，只是她實在是不喜歡旁人觸碰。

朱正熙不以為忤，看她穿著一身素服，毫無別的裝飾，皮膚白皙得彷彿透明，兩頰微帶紅暈，明淨柔美，如蝶翅一樣輕輕煽動的睫毛，眸中似盛著兩汪秋水，極易勾起人的保護之慾。

他暗道，九叔真是撿了塊寶，這丫頭越大越發美得驚人，難怪宮裡宮外都盛傳她的美名，說晉王跟藏寶一樣，不許她輕易外出見人，如妃想必也是因嫉妒她才故意找事的。

方玉珠看到朱正熙的目光，心中頓時瞭然。

男人只有在問鼎權力以後，才會毫無保留地顯露出他的慾望。

她原本只是聽宮中有些流言，說皇上與晉王親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今日一試，果然給她試出來了。

若說皇上是器重晉王，袒護晉王之妻倒也說得過去，可那眼神分明是一個男人看女人的眼神，而不是君看臣，侄子看孀孀。

朱正熙身後的朝臣有的也是第一次看見這位傳聞中的晉王妃，雖然離得遠看不太清，但亭亭玉立，氣質如蓮，可以想見天姿國色，如斯佳人，年紀又尚小，難怪外頭都說晉王疼她如命。

這個時候，方玉珠上前跪下，「皇上，都是臣妾不好，臣妾以前跟晉王妃有過一些恩怨，原本想著今日在皇后宮中遇見了，與她好好說說，盼能冰釋前嫌，可惜我們之間還是有些誤會……是臣妾錯了，皇上要怪罪的話，怪臣妾便是。」

朱正熙聽她這麼說，臉色有所緩和，「朕不知妳們二人早就認識，如今宮中正辦喪事，諸事繁雜，妳二人為先帝哭臨一日，應當都勞累了，各自回去休息吧。」

「是。」方玉珠應道，起身後轉向若澄，態度誠懇，「玉珠不懂事，改日再向晉王妃賠禮道歉。」態度跟之前判若兩人。

若澄覺得莫名其妙，但也懶得搭理她，向二人行禮之後，就跟著宮人離開了。朱正熙繼續舉步前往乾清宮，可眼角餘光不由得又飄向那道漸漸遠去的麗影，只覺得她的容貌身姿印刻在腦海裡，揮之不去。

劉忠小聲提醒了一下，「皇上，小心台階。」

朱正熙回過神，用力地搖了下頭，集中精神，拾階而上。

方玉珠目送朱正熙離去，臉上的笑容漸漸收斂。

她身後的宮女問道：「娘娘，您這是……」

方玉珠沒回答，剛才她見到轉角處一道身影匆匆離去，那是皇后身邊的女官，嘴角又揚起一個得意的微笑。

蘇見微啊蘇見微，妳坐著母儀天下的皇后寶座，到底有沒有容人的雅量？這晉王妃美如寶珠，皇上與她又是舊識，聽說關係一直很好，難免不動凡心。

方玉珠朱唇輕啟，「我這叫禍水東引。」說完轉身回了自己的宮殿。

朱翊深早就從宮中出來，一直在馬車上等著若澄。

當若澄從宮門內走出來，謝過帶路的太監，走向自己的馬車，掀開簾子坐進去之後，才發現朱翊深也在裡面，不禁嚇了一跳。

「王爺？」她以為他早就回府了。

「怎麼這麼晚？我看見妳堂姊出來很久了。」朱翊深注意到她臉上的汗水和疲憊的神情，心疼道：「妳明日告病假吧？連跪三日，妳的身體恐怕吃不消。」

「我沒事，都是你把我養得太嬌氣了。」若澄靠過去抱著朱翊深，在他寬闊的胸膛裡，好像也沒那麼委屈了。

「好，都是我慣的。」朱翊深笑了一下，取過旁邊乾淨的汗巾幫她擦臉，「今日一切都還順利嗎？」

若澄沒說被方玉珠刁難的事，只是道：「皇后娘娘找我和幾個命婦說了下安置太上皇後宮的事情，她說自己忙著國喪之事，有心無力，希望我們能幫著分擔一些。命婦本就沒幾個，關係近一些的也就我的身分高，所以後來就決定由我來主持這件事了。」

朱翊深認真聽著，沒想到蘇見微竟然把此事交給若澄，大概跟朱正熙一樣，都有跟他們晉王府拉攏關係的意思。

馬車行駛，路上搖搖晃晃的，朱翊深大掌摸著若澄的頭，輕聲細語地跟她說話，剛開始還有些回應，到後來她都沒有反應，低首一看才發現她竟然睡著了。

到了王府門前，朱翊深把若澄抱下馬車，李懷恩在台階上剛叫了一聲「王」就被朱翊深瞪了一眼，他當即噤聲。

朱翊深把若澄抱回留園，安置在內室的床上，為她脫去了鞋襪和外裳，她的臉陷在枕頭裡面，膚色蒼白得近乎透明，美麗而孱弱，他為她蓋好被子，在她柔嫩如同嬰兒的臉頰上親了一口，這才起身出去。

李懷恩看到朱翊深關上門，才說道：「王爺，您要順安王派人盯著四川那邊的動

靜，好像有回音了，您看看。」他從袖中抽出一封信交給朱翊深。
朱翊深看過之後，神色微凝。果然跟上輩子一樣，今日他進宮，看到朱正熙雖然與平時無異，但總覺得兩個人之間隔了層什麼。
聽說端和帝駕崩的時候，身邊只有朱正熙一人在，連兩宮太后都是在駕崩之後才從仁壽宮的太監那兒得到的消息，沒有人知道他們父子倆最後說了什麼。

四川的消息很快也傳到了宮中，彼時朱正熙正在乾清宮的寶座上喝蘇見微燉的參湯。

徐勵被他派去奴兒乾都司，李青山尚和平涼，而溫嘉去了福廣，四川這場動亂，似乎只有一人可以派了，但朱正熙卻有些猶豫。
九叔的功勞越大，在軍中的威望便越高，離一呼百應也就不遠了，他絲毫不懷疑九叔能順利地平叛歸來，可那之後呢？
例行封賞，給更高的權力，但每當九叔爬高一分，對皇權的威脅就加大一分，他直到現在才明白，為何當時九叔從開平衛回來，父皇毫無封賞，在他們父子倆的立場上，的確封也不是，不封也不是。

同時他也開始有點討厭這樣的自己，算計九叔，算計人心，再沒了當初的單純。
蘇見微看他神色有異，試探地問道：「皇上，可是有什麼煩心事，不妨跟臣妾說說？」

「沒什麼大事。」朱正熙微微一笑，繼續喝了兩口參湯，順口提道：「朕近來都沒見到王貴人，一問之下才知道她被妳禁足在宮中，她犯了何事？」

蘇見微手指微微抖了一下，早知道也會問，便恭敬地說道：「也不是什麼大事，她命人私自從宮外帶了些藥，被臣妾發現了，就罰她禁足兩個月，等時間到了，她自然也就沒事了。」

「什麼藥？」朱正熙問道。

「大概是促進男女之間房事的藥，對人體倒是沒什麼壞處，只不過宮裡有規定，后妃的用藥都需經過太醫院登記在冊，不能私自延醫，臣妾也是秉公行事。皇上若覺得寂寞，不如多去如妃妹妹那裡。」

朱正熙原本懷疑蘇見微徇私報復王貴人，但聽她說得頭頭是道，也不像是小氣的人，便打消了這個疑慮。

他倒不是真的多喜歡那個方玉珠，方玉珠的確頗有姿色，但跟王貴人比，溫柔體貼不足，跟皇后比，端莊大氣又欠缺，跟若澄比，姿容氣質都遜色太多。

他不知為何自己又想起若澄，如果將九叔派往四川，她一人在京中，他必得多加照拂……很快他就否定了這個想法。

朱正熙，你到底在想什麼？那是九叔的女人，是你的孀孀！

可有些念頭一旦冒芽，就很難忽視它的存在。

他並不是要奪九叔所愛，只是沒來由地想多看她幾眼，與她如往昔一般說話，至於方玉珠，若不是為了穩定溫嘉的心，他也不會將她納進宮來，但既然已經是他

的妃子，他也不好厚此薄彼，還是要多加寵幸的。

二十七日朝中除服以後，晨議時商量四川暴民動亂之事，朝臣多推舉朱翊深前往，朱翊深見狀也自請前往四川平叛。

朱正熙卻沒有給出明確的答覆，只宣布退朝。

退朝之後，葉明修候在偏殿，一見到朱正熙劈頭就問：「皇上，四川的暴亂可大可小，應該快速鎮壓，您為何沒有派晉王前去？如今朝中能擔此重任的唯有晉王，應該速速下決斷才是。」

朱正熙坐下來，看著葉明修，「伯陵，你可知功高震主這四個字？」

葉明修愣了一下。

皇帝登基這幾個月來，行事作風的確與以往大不相同了，從前他位居東宮之時，雖然也常與他們商量國家大事，但大都在聽取意見，很少做出決定，如今他直言不諱地說出「功高震主」這四個字，說明已經在猜忌晉王了。

猜忌一直都是帝王的通病，畢竟沒有哪個皇帝能允許臥榻旁睡有猛虎。

他不禁想，若是有朝一日，他對皇帝產生了威脅，皇帝也難免猜忌於他，不僅有幾分兔死狐悲之感。

葉明修只能說道：「晉王在皇上還是太子之時就一直忠心耿耿地輔弼，他對皇上之心，可昭日月。皇上應該還記得端和年間，韃靼使詐在北郊圍場伏擊，是晉王拚死護著皇上，您才能化險為夷，晉王和皇上本就是叔侄，晉王處事也一直穩重謹慎，應當不會有別的念頭才是。」

經他這麼一提醒，朱翊深也遙想起當年的事情來了。他知道自己不該有這樣的想法，可是父皇死前用盡全力喊出的那幾個字，還有那道目光，就像釘子一樣釘在他的心頭。

父皇說「晉王不死，必有大患」，他本不該將此話當真，可他是皇帝，江山的穩固都在他一念之間，馬虎不得。

「伯陵，若朕不派晉王，蜀中危機，還有何人可解？」朱正熙問道。

葉明修見他似乎不會輕易改變主意，便如實相告，「縱觀朝中，或許也只有平國公世子可以擔此重任。但平國公世子太過年輕，作戰經驗有限，雖然有平國公在軍中的威望，勝敗卻未可知。若勝，固然是皆大歡喜，但若敗，敵方士氣高揚，就怕連一直不安定的貴州也要陷入危機之中，皇上一定要冒此風險嗎？」

葉明修所說的，跟朱正熙所想的不謀而合——他想看是否有別人能代替晉王。

半晌，葉明修從偏殿告退出來時，面色微凝。

他剛才忠於本心所說的話，顯然無法取悅皇帝，但他若是一味地阿諛諂媚，讓皇帝失去應該有的判斷，導致四川和貴州的人民陷入兵禍之中，那他與蔡京秦儉之流無異。

他原本想著做天子近臣，又有蘇家這棵大樹，他便能爬得快一些，可按照目前的狀況，他需要十年，甚至二十年才能坐到那個位置，還是太慢了，他需要打破常規，尋求一個更有利的盟友，一個能使雙方都如虎添翼的夥伴。

朱翊深從宮中出來後便心事重重。

早朝時朱正熙的反應，他全都看在眼裡，四川他可去，也可不去，但他跟朱正熙之間，似乎又回到了前生的軌道上，縱然更改了今生的許多事，還是沒能做到彼此信任無間。

這就是帝王家，這就是帝王心。

他靠在馬車壁上，長嘆一聲。如果終要走到兵戎相見那一步，他大概不會像上輩子一樣趕盡殺絕，畢竟有贈飛魚劍和頭盔之情，在他心裡，朱正熙已經不再是永明帝，而是他的侄子，曾經交心過的親人。

他這個人，好像越來越多情了，就好比心上被人撕開一道口子，那些柔軟的情緒便慢慢地溢了出來，從上輩子他最後放了若澄開始，那道口子便越來越大了吧。想到那個小東西還在王府裡等他，他暫收起愁緒，精神飽滿地下了馬車。

他回到留園，剛換了身常服，李懷恩便拿著禮單過來找他。

「王爺，最近老有人往我們王府送禮，還有很多夫人發了帖子希望王妃去赴宴，小的都快整理不過來了。」

朱翊深整理好領口，只掃了一眼，問道：「王妃在北院？」

「沒，在大廚房呢，說是最近食素，今日開葷，給王爺燉了補身子的湯，她要親自看著火候。」李懷恩笑咪咪地說道。

朱翊深皺眉，他不喜歡她總是下廚房，那雙漂亮的手要是弄粗了可怎麼是好？偏偏她一有空就往廚房鑽，她現在翅膀長硬了，不僅不聽他的，還要管他，飲食起居樣樣都要過問。

朱翊深正要去廚房抓人，若澄早就聽說他回來了，端著熬好的湯來到朱翊深面前。

「你快喝一口，剛熬好的。」若澄把碗放下，大概是太燙了，她拿手指抓著耳朵。朱翊深看到她十指微紅，神色不悅，「沈若澄，妳將我的話當耳邊風？晉王府幾時需要妳這王妃做這種端茶倒水的事？妳信不信我將廚房眾人全都逐出王府？」若澄也不怕他，下巴微揚道：「這是我家，你是我夫君，你去問問別人家，妻子給丈夫熬一碗湯不應該嗎？何況我就動動嘴皮子，看看火，其他都是廚娘動的手，他們得了你的吩咐，哪個敢讓我動手？你就是要我每天跟個瓷娃娃一樣坐在那兒一動不動的，我又不喜歡那樣！」

李懷恩笑著看他們兩個鬥嘴，悄悄退下去了。

朱翊深被她一堵，沒有話說，索性低頭喝湯。

這丫頭現在知道他喜歡她、在乎她，連他發火也不怕了，還會頂嘴，他怎麼覺得自己有點向懼內發展的趨勢呢？

邊想邊喝，當他看清那湯中是何物時，喉嚨微癢，一下把若澄抓到懷裡，「妳給我喝這個？嗯？」

「怎麼了？」若澄不明所以，羊骨湯明明就很補，方子還是她從沈如錦那裡拿的呢，她不知道有什麼問題。

朱翊深挑眉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將她壓在身下。

若澄掙扎驚叫，「王爺！現在是白日……而且還在太上皇喪期……」

「妳覺得我會在乎那個？前些日子看妳勞累才放妳一馬，結果妳居然給我喝壯陽的東西？」朱翊深頭埋在若澄脖頸邊，呼吸已經很急促。

感覺到他的大掌伸到她衣襟裡撫摸，若澄身子也開始躁熱起來，他們許多天沒有行房事，她也有點想他了，便乖順下來。

她可不知道羊骨湯是壯陽的，總覺得被堂姊暗暗擺了一道……她怎麼可能懷疑他的能力？他明明英姿勃發，雄風不減。

「王爺，門還沒關……」若澄喘氣道。

朱翊深將她一把抱了起來，走過去關上門，然後將她放下，直接抵在門上進入。若澄渾身癱軟，幾乎站不穩，強烈的撞擊讓門砰砰作響，又刺激又羞人，她很快就不行了，「夫君……不行……啊……」

她邊叫邊捂嘴，生怕被一門之隔的下人聽見，幸好外面的堂屋早就沒人了。

朱翊深感受到那泉湧之地，一陣痙攣，見面前的人兒媚眼如絲，又將她抬抱起來，用力接著攻伐。

若澄雙腳離地，沒了依托，只能攀抱在他身上，兩人緊緊地貼合，她的身子上下震顫，如風拂動楊柳，搖曳生姿。

朱翊深今日似乎急於證明他並不需要壯陽的補湯，十分持久，幾次之後，若澄轉而跪趴在炕上，下身被他抬高，抖得如同落葉，淚流不止，「朱翊深，不要了！」

朱翊深覆上她柔軟光滑的身子，從後背一路吻下來，「還不夠。」

他的舌頭滾燙，所到之處猶如一片燎原烈火，若澄被焚燒殆盡，再也沒辦法說話。等到金烏西墜，西次間瀰漫著一股濃烈的歡愛味道。

今日天氣有些熱了，朱翊深和若澄都出了一身汗，他推開一扇窗子，清風徐徐吹來，兩人這才覺得舒服多了。

若澄現在連哭的力氣都沒有，被朱翊深抱在懷裡哄著，她眼皮很重，幾乎張不開。他們關在西次間一下午，還把房間弄得如此凌亂，若澄幾乎都可以想像下人進來收拾時會是怎樣一種表情。現在還在太上皇的喪期，傳出去就太不像話了。

「一會兒只叫素雲和碧雲來收拾。」她小聲道，還有點不高興。

「嗯。」朱翊深後背被她撓得有些刺疼，拿起她的小爪子一看，指甲不知何時長長了，白白的一截，怪不得抓他時很疼。

「怎麼也不剪一下？」他問道。

若澄迷迷糊糊地說：「要你給我剪。」

她小時候指甲都是素雲和碧雲剪的，大了以後就自己剪，可是自從朱翊深給她剪過以後，她就犯懶不想剪了，而且她左手不靈活，剪出來老是歪歪扭扭的。

朱翊深去取了小剪子來，將她圈在懷裡，仔細給她剪指甲。

他剪指甲時很小心，絲毫不會弄疼她，而且修剪得整整齊齊，自從若澄知道他有這個技能以後，就更不想自己剪了。

若澄身上蓋著薄毯，抬眸看他認真的表情，實在想像不到素來英明神武的晉王殿

下，居然會給妻子做剪指甲這樣的小事，似乎不管她提什麼要求，他都不會拒絕。她仰頭一點點親他的下巴，還有凸起的喉結，她甜美的呼吸攪得朱翊深心煩意亂，某處又有再起之勢。

「沈若澄，不要招惹我！」朱翊深警告道。她那裡已經沒辦法承受了，他不想弄傷她。

若澄就喜歡看他想吃又吃不到的模樣，故意去舔他的耳朵，像隻親近主人的貓兒。朱翊深正要發火，李懷恩硬著頭皮在外面說：「王爺，有人求見，已經等了好些時候，您是不是去見一見？」

他是聽到屋內沒什麼動靜了，才來稟報的。

若澄這才不鬧了，從朱翊深懷裡翻身出來，乖順道：「你快去吧。」

「等我回來。」朱翊深又俯身親了她好幾口，降了降火，這才下炕更衣。

第六十二章 揭穿假密報立大功

葉明修登門的時候，門房告知他王爺已經回了府中，可是等他到會客的前廳，卻被下人告知王爺正在忙。

他想著貴人事忙，多等等也無妨，可茶水已經滿過幾盞，也不知道晉王何時忙完，正想著改日再來拜訪，朱翊深才姍姍來遲。

葉明修趕緊上前行禮。

朱翊深擺擺手道：「讓葉大人久等了，請坐。葉大人登門所為何事？」

葉明修看到朱翊深轉身的時候，後頸有一道明顯的抓痕，是新傷，而晉王府裡敢抓晉王的，大概也只有那位了吧？

他壓下心頭異樣的感覺，也不拐彎抹角，直接說道：「早朝之事，王爺如何看？」

朱翊深喝了口茶，淡淡道：「皇上若要本王出兵平叛，本王自當竭盡全力。」

「可是早朝之後，皇上在偏殿跟下官說，要派平國公世子去四川平亂。」葉明修如實告知。

朱翊深知道貴州的這場動亂，表面上看起來簡單，私底下卻有些錯綜複雜，他上輩子就險些因為太過草率而導致失敗，徐孟舟根本沒有處理這種事情的經驗，只怕不會有好的結果。

出於臣子之心，他應該提醒朱正熙，但現在的朱正熙恐怕不會聽他所言，反而會以為他是求功心切。

端和帝到底還是給他種了心魔。

「葉大人今日來王府，究竟要幹什麼？」朱翊深敏銳地問道。

「皇上已經開始猜忌晉王，而下官是皇上的近臣，可以隨時給晉王提供有利的消息，助晉王一臂之力，同時朝堂之上，無論是世家抑或是寒門的官員，都得看下官一份薄面。下官想要跟您合作，盡快謀取更高的官位。」

朱翊深看著他，這番話幾乎跟上輩子所說的一模一樣，只不過上輩子葉明修說的是，只要將若澄嫁給他，他就是他忠實的家臣。

就是這個家臣，娶了他的女人不說，最後還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他的龍床前，當真是了不得。

「為何是我？我又為何要答應你？」朱翊深故意問道。

「下官雖出身寒門，但為官的本心也是求國泰民安，因此臣與弄權之人無法為伍，朝堂之中，晉王您是唯一一個身分高貴，沒有野心，又心繫社稷百姓之人，因此下官想跟您合作。至於您為何要選擇下官，除了下官的能力，理由也很簡單，只有四個字：三王之亂。」葉明修擲地有聲，最後那四個字如重石一般砸在朱翊深的心裡。

當年汾陽王和順安王是何等的風光，但風光之下危機四伏，一夕之間就家破人亡，一死一貶。

在皇城之中，人人都在權衡與帝王之間的關係，稍有不慎便會粉身碎骨，帝王的猜忌，是一把能摧心折骨的利劍。

朱翊深若還是孤家寡人，尚無所畏懼，可他現在著實輸不起，他的確需要一個聰明的人，助他在冰上行走。

一切，彷彿又回到了前生。

朱翊深和葉明修從花廳出來，葉明修正要告辭離開，忽然一團白白的東西一下竄到他的腳邊。

他低頭一看，一隻肥碩的貓正衝著他叫。

「雪球？」葉明修不確定地叫了一聲，雪球立刻蹭了蹭他的衣襪，葉明修俯身把牠抱起來，沒想到時隔多年，雪球竟然還記得他。

朱翊深微微皺眉，這東西整日對他愛理不理，倒是主動對葉明修示好，養不熟的白眼狼，明天就把牠扔出王府！

葉明修還記得當年在蘇家族學旁邊撿到牠的時候，明明是一副瘦小孱弱的樣子，沒想到現在這麼沉這麼胖，看來新主人當真是把牠養得很好的。

他入朝為官之後，也沒閒暇再去養那些貓貓狗狗了，人總是會在世俗的忙碌之中，忘記初心。

「雪球，你怎麼跑到這裡來了？」若澄扶著素雲找過來，看到葉明修把雪球抱在懷中，笑道：「葉大人也在，看來雪球還沒忘了你。」

她聲音如同清風，葉明修循聲望去，只見年輕的小婦人頭頂盤髮髻，插著翠葉金花釵，還有幾朵鑲珍珠的花簪子，耳朵上掛著珍珠耳環，身穿捻金織花緞的對襟比甲，官綠的花緞馬面裙，於細節處透著一股雍容華貴。此外，她的神情之中，還透著被男人充分疼愛的那種嬌氣。

葉明修心中一動，忙躬身行禮，掩掉目光中的驚艷，「下官見過晉王妃。」

「妳怎麼過來了？」朱翊深迎向若澄問道。

若澄笑著說道：「素雲說看到雪球跑到這邊來了，我擔心牠搗亂，才跟過來看看。沒想到這小東西挺有靈性的，還記得自己當初的救命恩人。」

葉明修把雪球抱還給素雲，素雲接過雪球，連忙就退到一邊去了，連看都不敢多看這個人一眼。

「我表姊的事情還沒有謝過葉大人，既然葉大人都來了，不如留在府中吃一頓便

飯吧？」若澄邀請道。

朱翊深立刻一個眼神過去，葉明修豈有不明白的道理。

「那件小事，王妃不必放在心上，只是舉手之勞，何況下官那位朋友也到了娶妻之年，一直沒有遇到合適的女子，王妃的表姊秀外慧中，與他剛好是一對佳偶。下官家中還有事，就不多叨擾了。」他向若澄和朱翊深分別行禮，而後就告退了。朱翊深在心裡冷哼了一聲，算他識相。

若澄見葉明修走遠了才問道：「葉大人來找王爺，還等了那麼久，想必是很重要的事情吧？」

「沒什麼，就是關於今日朝堂上的一件事，他拿不定主意，所以來問我的意思。」

朱翊深攬著她的肩膀，轉移話題，「澄兒，今天晚上吃什麼？」

若澄不答反問：「王爺以前說與葉大人有舊怨，不讓我與他接近，事實並不是如此吧？葉大人出身寒門，一直生活在江南，王爺乃是天潢貴胄，住在紫禁城裡，他那時剛來京城不久，你們二人怎麼會有交集，產生恩怨呢？」

朱翊深沒想到她會突然問這個，「都是陳年舊事了，還提來做什麼。」

若澄停下腳步，抬頭望著朱翊深的眼睛，「你跟葉大人根本就沒有恩怨，對不對？你就是怕我跟他走得太近，才胡亂編了個理由……難道你怕我喜歡他？可你那個時候也不喜歡我呀。」

朱翊深輕咳了一聲，按著她的肩膀說道：「澄兒，別亂猜了，我真的餓了。」

若澄覺得朱翊深在這個問題上總是避重就輕，而且對葉明修有種莫名的敵意，她也是現在才回過味來，這兩個人八竿子打不著關係，根本不可能有交集，可朱翊深那個時候為什麼一定要她遠離葉明修呢？

她實在想不出個中緣由，又被朱翊深拉著用晚膳，這件事也就暫時揭過不提了。

過幾日朝議，朱正熙就決定任命徐孟舟為西川行軍都督，即刻率領四萬京衛前往蜀中平亂。

這個決定一下，朝堂上立時議論紛紛，覺得皇帝太草率了，徐孟舟太過年輕，四川情況又複雜，只怕搞不定蜀中之事。

但是朱正熙以國家需要多培養年輕的將領為由，將諸位大臣的反對全都壓了回去，他平時看著溫和，但到了重大決策的時候，卻是個不會輕易改變主意的人。

下朝之後，朱正熙特意把朱翊深叫到偏殿，「關於四川一事，九叔不會誤會朕吧？」

他的笑容還是如當初一樣和煦，只是目光裡多了幾分複雜的情緒。

坐在龍椅上的人，隨著時間推移，會變得越來越難相信別人，這點朱翊深有切身的體會。

他行禮，想了想還是說道：「臣怎麼敢怪皇上？只不過蜀中的情況複雜，蜀道又難行，就怕平國公世子不瞭解當地的情況，於平叛反而不利。貴州這幾年也一直不太平，四川的事情擴大，貴州到時也難以倖免。」

朱正熙點了點頭，「這些朕都想到了，所以也派了一個有豐富作戰經驗的老臣做

他的副將，國家正在用人之際，不能因為他年輕沒有經驗，就不給他鍛鍊的機會，所有的老將也都是這麼過來的。其實這件差事本來派九叔去最好，可是朕剛收到了這份密報，九叔看看。」

朱翊深抬頭，從朱正熙的手裡恭敬地接過一個卷軸，攤開來看。

根據密報上所載，瓦刺的阿古拉可汗在前往使鹿部談判的路上遭遇伏擊，身受重傷，現在已經返回瓦刺的王庭，生死不明。

朱正熙說道：「因為中間隔著一個韃靼，瓦刺如今對我們不構成威脅，阿古拉可汗也算是個英明的君主，自與我國修好之後，一直遵守條約，未再犯擾邊境。可是瓦刺內部本就不統一，阿古拉可汗若是有個意外，這繼位之人恐怕會產生很大的變數，如今瓦刺的王庭戒備森嚴，朕的人無法再探聽到更多的消息。」

朱翊深原本聽了葉明修的話，認定朱正熙跟前世一樣，是因為怕他功高震主，所以才不派他去四川平亂，沒想到瓦刺竟出了這麼大的事，比起四川來說，瓦刺跟韃靼離京城更近，一旦有異動，京城隨時會有危險，他這個時候的確該留在京中坐鎮。

如此說來，倒是他們誤會了朱正熙。

「臣出使瓦刺的時候，瓦刺王庭就出過事，想必他們內部的爭鬥已經隨著時間越演越烈，臣會試著聯絡呼和魯王子，問問瓦刺的情況，同時開平衛等地也要加強守備，防止北方生變。」朱翊深說著接下來的行動。

上輩子瓦刺沒有這件事，在他登基以後，阿古拉才病逝的，這輩子許多人的命運都隨著他的重生而改變，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終點究竟會在哪裡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

「那這件事朕就交給九叔了，若阿古拉可汗需要我們的幫助，九叔儘管告訴朕，畢竟開平衛一戰，瓦刺也幫了我們的忙。另外這次徐孟舟去四川帶走四萬京衛，京城的守備可能會有所鬆懈，切不能掉以輕心，還要提防瓦刺和韃靼的探子。」

「臣明白。」朱翊深聽到朱正熙說話頭頭是道，與從前當真是判若兩人，看來以前他也是故意藏拙了，也或許是根本沒將心思用在政事上。

前生他們在端和帝駕崩之前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，他也沒有擔任京衛指揮使這樣的要職，所以對朱正熙的瞭解並不深。

朱正熙溫和道：「那九叔去忙吧，朕這裡無事了。」

朱翊深行禮告退，朱正熙看著他離去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

朱翊深一出皇宮，馬上就把蕭祐叫到面前，「這件事讓別人去我不放心，你替我跑一趟開平衛，找當地一個叫……」

上一回，呼和魯來開平衛幫忙的時候，特地留了一個線人，並說朱翊深以後若要跟他暗中聯繫，可通過此人。

蕭祐聽了連連點頭，立刻回去收拾行李啟程。

朱翊深回到留園的西次間，他將皇上給的卷軸放在炕上的案几，獨自出神，連若澄進來他都沒有發現。

若澄安靜地坐在旁邊，隨手拿起那個卷軸看了一眼，小聲道：「咦，這個東西好

奇怪。」

朱翊深聽到她的聲音，回過神來，「澄兒，妳說什麼？」

若澄乾脆坐到他的身邊，展開那卷軸說道：「王爺是為了這卷軸上所說的事情煩心？我看這卷軸上所述，應是前線的密報，可瓦刺最邊境的城池到京城，快馬加鞭也需要半個月以上，這卷軸卻是最近幾日才寫的。」

朱翊深將那卷軸拿過來，又仔細看了一遍，沒發現什麼異常，立刻問道：「妳為何這麼說？」

「不怪王爺不知道，這卷軸上所用的墨十分特別，原料產於山西，因跟一種赤褐色的礦石常年深埋於地下，所以寫出來的字初時帶有細微褐色，那褐色隨著時間流逝才會消失，另外紙上會有一股淡淡的火藥味，一般是軍中所用。」

朱翊深將卷軸放到鼻子下聞了聞，果然有一股若有似無的火藥味，多虧若澄這丫頭感覺非常靈敏，要換作一般人，若不仔細觀察很難注意到。

若澄繼續說道：「還有啊，這寫密報的應該不是漢人，或者不經常寫漢字，這上面的字寫得太工整，完全沒有自己的寫字習慣，不像是常年握筆之人的風格，倒像是十歲左右的孩子，我想朝廷的探子應該不會只有十歲吧？」

被她一語點破，朱翊深恍然大悟，他們都只關注密報的內容，沒有人關心這些細節。

「澄兒，妳幫了我一個大忙。」他在她臉頰上親了一口，拿著卷軸站起來，「我現在就進宮。」

若澄跟著站起來，扯住他的袖子，抬頭說道：「夫君，你老實告訴我，你跟皇上之間的關係是不是不太好？李懷恩說，四川平亂的事情，朝臣都推舉你去，皇上卻偏偏選了平國公世子。這卷軸上的內容，如果皇上一早就知道，故意用瓦刺的事情來試探你呢？你到他面前去戳破，他到時候要是下不來台，你們之間的關係豈不是更緊張了？」

朱翊深被她問住，的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，可這萬一不是朱正熙的試探，而是別有用心的人設下的圈套，目的是騙他們出兵，好趁京城防備空虛的時候伺機而入，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。

若澄看出他的為難，嘆了口氣道：「你帶我進宮吧，由我來跟皇上說，如果皇上有意試探你，我說破了，他不會為難我一個女人；如果不是他的安排，我們也能把消息傳達給他。你看這樣好不好？」

「澄兒……」朱翊深下意識想要拒絕，他不想把她牽扯到這些政治漩渦裡面來，太危險了。

若澄伸手抱著他的腰，低聲道：「讓我為你做點事情吧，你最近真的瘦了很多，心事重重的樣子，我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朝堂上的事情我不懂，但至少這件事，由我出面是最好的。」

朱翊深低頭親吻她的髮頂，說不出拒絕的話，只能把她抱得更緊。

他的小姑娘已經開始想要保護他了，儘管她的雙肩孱弱，眼神卻有著強勁的力量。

朱正熙在乾清宮批閱奏摺，此時已是黃昏，夕陽的餘暉照在地面的青磚上，一封奏摺拿在手上許久，卻遲遲未動朱筆。

他還在想那份密報上的內容，這個時候送過來，一定是天意。

劉忠進來，體貼地說道：「如妃娘娘派了宮女來，說是準備了皇上最喜歡吃的幾道菜，請您晚上移駕她宮中。」

朱正熙神色淡淡的，先皇孝期還在百日之內，去了也不過是坐在一起說說話，做不了別的事，而且只要想到方家那日的算計，他心裡便不是很痛快。

何況方玉珠驕縱，性格實在不為他所喜，進宮沒多久，據說就把除了皇后以外的嬪妃都得罪光了。

皇后倒是經常勸他雨露均沾，可沒有真正喜歡的人，他連後宮都不想去。

劉忠似乎看出他所能，低聲道：「皇上，要不等先皇的百日一過，再多擇選幾位妃子入宮吧？」

朱正熙不置可否，現在後宮不過幾人，已經十分熱鬧，再添幾個女人，他必定頭大。

這個時候，小太監在門外叫了劉忠一聲，劉忠退了出去，沒多久便回來稟報，「皇上，晉王和晉王妃求見。」

「快請。」朱正熙立刻說道，有種想見的人，忽然就出現在眼前的感覺。

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，從前也見過她數次，心中都沒有生出別的念頭，可那日看她穿著素服的模樣之後，竟然像是鐫刻在心裡，揮之不去，而且這種念頭就如一顆黑暗的種子，不能被人窺視，卻瘋狂地生長。

朱翊深和若澄進來行禮，因為在先帝喪中，未出百日，還是穿著素服。

「起來吧。你二人有何事要見朕？」朱正熙的目光在若澄的臉上飛快地掠過，不經意地問朱翊深。

若澄將朱翊深帶回去的那封密報拿出來，說道：「臣婦先請皇上恕罪，臣婦無意干涉朝政，只不過王爺回到家中時，臣婦剛好看到這封密報，發現有幾個疑點，王爺聽了之後，覺得事關重大，所以帶臣婦一同來面聖。」

她說話的聲音不大，帶著一種輕飄飄的感覺，十分舒服。

「無妨，這封密報有什麼問題？」朱正熙溫和地問道。

若澄上前呈遞密報，將對朱翊深說過的內容重複了一遍，最後說道：「臣婦只是一介女流，見識有限，聽聞閣老之中，除了前首輔蘇大人，現任的首輔楊大人也精通書畫，皇上不妨請他來一辨真偽。」

像這樣的軍機密報一般是直接呈給皇帝，不通過內閣的，所以內閣的閣臣們還沒有見過此密報。

朱正熙覺得十分震驚，倒不是密報上的內容，而是若澄竟然有這樣的本事，以前倒是小看了她。

「妳如何知道這些？」他不禁追問道。

若澄恭敬地回答，「不瞞皇上，臣婦的娘家是做字畫生意的，有些家學的淵源，

恰好這人所用的墨比較特別，臣婦這才能辨認出來，不過是運氣好。」她答得十分謙虛，神色也很溫馴。

她是那種看一眼就知道很乖順的女子，不同於蘇見微的端莊，也不同於方玉珠的驕縱，說她大家閨秀倒也不是，但畢竟從小養在宮裡頭，應對進退俱是有度，總之讓人覺著十分舒服。

朱正熙便想，為什麼這樣的女子不能陪在他身邊呢？若是能，他一定也會把她如珠如寶地疼著的。

朱翊深自始至終都沒有說話，他扮演的就是個完全不知情，然後被妻子撞破玄機的局外人，也許這樣，才是對他和朱正熙最好的方式。

他守著這片江山，是因為曾經對父皇的承諾，他對朱正熙俯首稱臣，是因為兩人曾經的交心。

朱正熙心念百轉，「晉王妃，若妳所說的事情屬實，那妳可就是立了大功！朕這就叫幾個閣老進宮來商議，等事情有了結果，就派人去晉王府通知你們，天色已晚，你們先出宮吧。」

若澄聽到他這麼說，反倒鬆了口氣。

如果這是朱正熙故意的試探，不會再特意叫幾個閣老進宮，雖然這話也可能有搪塞的意思，但好歹他沒有和王爺起正面衝突，她的目的也就達到了。

朱翊深夫婦走了之後，楊勉、李士濟和王驥很快都到了乾清宮。

朱正熙將那封密報給他們看，他們起先也都只關注密報的內容，誰都沒發現端倪，在朱正熙提醒之後，楊勉才將密報又放在燈下仔細看了一遍。

「沒錯，皇上說的沒錯！」他終於看到不對，「臣等險些誤了大事啊，還是皇上英明！」

朱正熙本來想說並不是他英明，而是若澄發現的，但這麼說出來，不禁有種寶珠被人窺探之感，所以他沒有說。

李士濟湊過去看，跟楊勉認真討論了一下，一致認定這封密報應該不是從瓦剌送回的，可能真的那封密報在半路被人劫了，臨時換上這封，可這些人的目的是什麼，瓦剌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？

王驥在書畫方面的造詣沒有楊、李二人高，因此他試著從政事的角度分析了一下，「瓦剌應當是真的出事了，因為阿古拉可汗遇刺那麼大的事情，早晚會傳到京城來，他們瞞不了多久。而密報上所隱藏的內容，據臣推測，有可能是阿古拉可汗或者呼魯王子在向我們求救或者示警，若當真如此，瓦剌很可能已經落入賊人的掌控之中，阿古拉可汗的處境也十分危險。」

「瓦剌與我們之間原本隔著韃靼，就算他們內鬥，對我們的影響也不是太大，但若繼任者有南下侵略之心，加上上次韃靼被晉王打得元氣大傷，他們再要越過韃靼的國境侵略我們，可說是輕而易舉。」

楊勉和李士濟聽了連連點頭，若果真如此，現在不僅京城需要戒備，就連奴兒乾都司和開平衛等地也要加派兵馬，防止瓦剌或者韃靼的突襲。

朱正熙站起來，在寶座旁走來走去，雖然一切都還只是他們的猜測，但密報是偽

造的不假，他們現在急需知道瓦剌王庭真正的情況，而這個時候，他能夠信任的人也只有朱翊深了。

晚上，朱翊深讓若澄先睡，自己獨自在留園等消息。

他站在洞開的窗戶前，望著屋檐底下擺的幾盆迎春花，在燭光的映照下，形成一種很鮮艷的黃色。

時光流逝，他重生也已經有許多年，上輩子的事情就好像曾經經歷過的一個夢。當初他殺了朱正熙、殺了蕭祐，登上皇位之後，他為了堵住悠悠眾口，還殺了很多反抗他的人，他並不是一個好人，殺戮太多，導致最後眾叛親離，傷重而死，那是他的報應。

沒有人比他更明白坐在皇位之上，也會有很多的身不由己，若是不多思多想，可能連怎麼死的不知道。

他理解朱正熙，因為看到現在的他，就彷彿看到了曾經的自己，但朱正熙到底比他仁慈，皇位是從父親那裡繼承的，名正言順，不用四處殺人。

這輩子，他從頭到尾就沒想過要去做皇帝，也沒想過要跟朱正熙作對，他要的只是守住朱家的江山，能與若澄白首偕老。

他不爭，但他也有底線，一旦有人越過，他絕不會坐以待斃，他只希望永遠不會再有那樣的一日，他看過太多的殺戮，看過太多的背叛，這輩子只想要真心。

晚些時候，宮中來了太監傳達朱正熙的話——

幾位閣老商議之後，一致認為那封密報的確是假的，而瓦剌的情況極有可能比密報上所說的還要嚴重，朱正熙認為此事在查證屬實之前暫不對外公布，以免動搖人心，讓剛安定下來的幾位藩王又蠢蠢欲動。

在這樣危急的關頭，朱正熙還是相信他的，也只能相信他。

那太監最後說道：「皇上說晉王妃立了大功，明日賞賜的東西會抬到府上，還有這塊能隨時進宮的令牌。」他把令牌交到朱翊深的手上，「天色不早，小的先告退了。」

朱翊深看著手上的令牌，一時猜不透朱正熙是何意，但他也沒多想，只是把那塊令牌收了起來。

第六十三章 圖蘭雅突圍求救

十天之後的深夜，從開平衛返回的蕭祐祕密帶回了一個人。

那人一見到朱翊深，就撲到他面前，抓著他的手臂喊道：「晉王，你快救救我的父汗和哥哥，昂達叔叔他們要殺了他們！要快，不然就來不及了……」竟是圖蘭雅公主。

她話沒說完，就倒在朱翊深懷裡，失去了知覺。

朱翊深將圖蘭雅抱起來，放置在炕上，她穿著男裝，渾身是傷，滿面污垢，早已沒有前幾次見到時的風采，應該是偷跑出來的，他立刻吩咐李懷恩去找大夫，又讓丫鬟去端熱水來。

蕭祐在旁說道：「屬下到開平衛，去了王爺說的地方，卻沒找到那個人，等了兩日，倒是等來了圖蘭雅公主。她一刻也沒停歇，要屬下馬上帶她回來，想必是一路奔波，已經累壞了。」

一國公主竟然淪落至此，難免讓人生了幾分惻隱之心，這路上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，才能堅持到京城。

朱翊深聽到她彷彿在囁語，便走近了些，卻聽不清她說什麼。

丫鬟端了水進來，放在朱翊深的手邊，看了看躺在炕上的人，擰帕子給她擦臉。圖蘭雅還在低喃，這回到是聽得清了，「餓……我好餓……」

朱翊深看到她嘴唇乾裂，吩咐丫鬟，「妳去準備稀一點的米漿過來。」

丫鬟奉命離去，朱翊深很自然地接手她的工作，擰了帕子，又覺得男女有別，畢竟圖蘭雅可不是軍中的那些將士，他正要喚別的丫鬟進來伺候，圖蘭雅在夢中似乎受了驚嚇，猛地抓住朱翊深的手臂，兩人靠得很近。

這個時候，身後響起一個聲音，「王爺，還是我來照顧她吧。」

朱翊深回過頭，看到若澄站在門口，面色不善，他連忙將手臂抽出，後退兩步，「澄……」

若澄面無表情地走到炕旁邊，「我給公主換一身衣服，你們都出去吧。」

蕭祐低頭，連忙退出去，就怕被王妃的怒火傷及，他倒是相信王爺並沒有別的想法，以前出使瓦刺的時候，使臣團中有人受了傷，王爺也是親力親為地照顧，才讓蕭祐產生了追隨的想法，但圖蘭雅公主畢竟是個女孩子，王妃看見了難免多想。王爺……您還是自求多福吧。

朱翊深退到門外，眼睛還看著若澄，素雲已經過來把門關上。

他真覺得有點冤，剛才一直在想瓦刺王庭到底出了何事，心思並沒有放在圖蘭雅身上，只當她是一個來報信的小兵，後來才反應過來。

過了一會兒，若澄從裡面出來，二話不說拉著朱翊深去了內室，氣勢洶洶地瞪著他，「王爺是憐香惜玉了？看到圖蘭雅公主滿身傷痕，隻身從瓦刺來到京城，你心疼了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。」朱翊深俯身抱著她，摸著她的背耐心解釋，「她魘著了，忽然抓著我。我只想妥善安置她，讓她早些醒來，以便知道瓦刺王庭的情況，避免延誤軍機，我並未視她為女子。」

若澄掙開他，退離幾步，別開頭，「我已經讓素雲照顧圖蘭雅公主，王爺若不捨得，也可過去親自照顧。」

她心裡其實是相信他的，過了這麼長的時間，當初的不確定和不安全感都被他一點點地消除了，可她就是不喜歡他跟別的女人親近。

「別胡說，此生有妳，我不可能再對別的女人動心。」朱翊深看著她的眼睛，認真地說道。

他對圖蘭雅絕沒有非分之想，事實上在他眼裡，除了若澄之外，別的女人就跟男人一樣，根本沒什麼區別。

若澄與他對視片刻，咬了咬嘴唇，忽然開始脫外裳和裙子，然後慢慢走回到他身

前。

朱翊深只覺得嗓子冒火，呼吸急促，眼見她脫得只剩下一件抹胸和一條薄薄的褲子，身體的曲線一覽無遺，精緻的臉龐明艷動人，宛若降落在凡間的仙子，他看得挪不開眼睛，只想把她抱在懷裡，好好疼愛。

若澄伸手勾住他的脖子，湊到他耳邊，輕聲說道：「我信你，可我要你眼裡只有我，不准看別的女人一眼。」

朱翊深的腦海裡彷彿一下有什麼東西炸開，顧不得別的，他猛地將她抱起來，一邊親吻著，一邊就近壓在了書桌上，撕開她的綢褲。

書本和紙張被震得「嘩啦」掉落一地，若澄想抓書桌的邊緣，卻怎麼也抓不住，只得又去攀緊男人的後背。

「夫君，我喜歡你……」她在他耳邊輕喘著，聲音婉轉如鶯啼，鑽進他的耳朵裡，猶如火上澆油。

「妳這個小妖精……」朱翊深堵住她的嘴，用力吮吻，只想與她一起沒入情慾的浪潮裡。

這樣強勢地佔有讓若澄幾乎承受不住，但她喜歡看到他這樣不受控制的樣子，看著身上伏著的男人氣喘如牛，她也抑制不住地叫出聲來。

碧雲守在外頭，原本以為王妃剛才氣勢洶洶地過來，定會像從前那樣跟王爺大吵一架，沒想到兩個人關進內室一會兒，動靜就不對了。碧雲想，經過這麼些事，王妃對王爺，似乎已經沒有當初那麼不放心了。

李懷恩找了大夫回來，看到只有素雲照顧，趁著大夫問診的時候，將素雲拉到一邊，「怎麼了？王爺和蕭統領呢？」

「剛才王妃過來了，拉著王爺去內室，這裡由我來照顧。」素雲低聲道。

李懷恩心下也已經猜到了幾分，圖蘭雅公主來的時候他就覺得不妙，要是被王妃看見了，王爺免不得要遭殃。

果然，這麼一會兒工夫，王爺就被「收拾」了。

大夫幫圖蘭雅看過之後說道：「這位姑娘都是些皮外傷，只是多日未進食和睡覺，又累又餓才昏過去了，我留些治外傷的藥，好好休養幾日就沒事了。」

「有勞，我跟你去拿藥。」李懷恩送大夫出去。

素雲坐在炕邊，聽到圖蘭雅一直在喊父汗和哥哥，她一邊給她擦汗，一邊輕輕地嘆了口氣。她不知道瓦刺到底發生了何事，但同為女子，她也覺得圖蘭雅有些可憐。

此時內室裡頭激戰了幾回合，若澄精疲力盡，一直求饒。

朱翊深又要了一次才放過她，低頭親吻她眼角的淚水，「身子這麼弱就不要來招惹我，嗯？我才盡了一半的力。」

若澄不停喘氣，根本沒辦法回答他，只覺得四肢發軟，眼冒金星，纖細的腰肢都快被他掐斷了。

朱翊深輕笑，拍著她的背，等她慢慢平復下來，才抱起她去旁邊的淨室。

兩個人泡在湯泉裡，若澄有氣無力地趴在他身上，連站都站不穩，「圖蘭雅孤身跑來，是不是證明瓦刺的事情很嚴重？」

朱翊深沒回答，仔細幫她清洗著下身。

她輕輕「嘶」了一聲，拍他的肩膀埋怨道：「你輕點嘛，到底什麼時候才會不疼……」

「等生下孩子就會好一些。」朱翊深順口說道。

這句話說出來，兩個人都沉默了一瞬。

他們成親的時間也不短了，按照同房的頻率，換作別人家恐怕早懷上十個八個了，可若澄的肚子一直沒動靜，連她自己都有點洩氣了，朱翊深平常更是一個字都不敢提的。

朱翊深洗完了，抱著她打破沉默，「澄兒，不生氣了？」

若澄仰臉靠在他的頸窩裡，霸道地說：「反正我不喜歡你靠近那個圖蘭雅，她以前就喜歡你，還想要嫁給你呢！等她醒了，你要問公事可以，但得離她五步遠，而且一定要有別人在場，否則我不理你了！」

朱翊深忍不住笑，胸腔悶悶地震動，然後摸著她的長髮道：「好，我都聽妳的，但是她連妳的一根頭髮都比不上，妳實在不必在意。」

「哼。」若澄狠狠咬了口朱翊深的耳朵，忍不住打哈欠，歪頭靠在他的肩膀上，迷迷糊糊地睡過去了。

她心裡其實是有幾分愧疚的，如果她生不出孩子，他也定要找別的女人來延續香火，總不能讓他絕後吧，可每當這樣想著，她又覺得很難過。

朱翊深將她擦拭乾淨，抱回床上，本來要幫她穿衣服，但看著她如美玉一般的身體又改變主意，把她整個人都抱在懷裡，軟玉溫香讓他有些心猿意馬，忍不住又低頭親她的紅唇。

若澄迷迷糊糊中不滿地嚶嚶一聲，雙手抵在他胸前，但沒有反抗。

深入地吻了一會兒，朱翊生怕真的把她弄醒，才離開她的嘴唇，緊緊摟著她入睡。

第二日，圖蘭雅醒來，發現自己躺在炕上，只一個丫鬟在看護。

素雲猜她差不多該醒了，端了稀的米粥和鬆軟的糕點進來，笑著說道：「公主，趁熱吃些東西吧。」她依稀記得這個瓦刺公主是會漢語的。

圖蘭雅已經很餓了，接過來狼吞虎嚥地吃，很快將東西吃了個乾淨，又問道：「還有嗎？」

「您剛醒來，不宜一下子吃太多，等晚些時候再進食吧。」素雲溫聲勸道，「您昨日的衣服已經不能再穿了，我們王妃幫您準備了新的，奴婢幫您梳妝。」

「朱翊深在哪裡，我要馬上見到他！」

素雲不緊不慢地說道：「公主，按照我們漢人的禮儀，女子儀容不整是不能出去見人的，何況您是客，這樣對主人也不敬，您還是梳妝打扮一下，再急的事情，都不差這一會兒。來，您坐在這兒。」

圖蘭雅看這個婢女雖然態度恭敬，但卻不是那麼好打發的，她如今在漢人的地盤

上，又是孤身一人，也不敢亂來，便耐著性子坐在妝台前等待梳妝。

與此同時，朱翊深正在留園內問蕭祐開平衛的情況，眼光不時地瞄向坐在窗前的那個小女人，她穿著一身正紅的纏枝牡丹襖子，杏黃的百褶裙，正在修剪花枝，纖纖素手，手指靈巧翻動，白得泛光。

好像察覺到他在看自己，她回了一個眼神，朱唇微動。

朱翊深立刻收回目光，不自覺地喝了一整杯茶水。

若澄忍不住低笑，將花枝插好以後，起身過來道：「王爺，妾身不打擾你們，先回北院了。」說著就要轉身出去。

「澄兒。」朱翊深下意識拉住她的手，將她帶到面前，與她十指交纏，輕聲道：「我想看妳，就留在這兒。」

「你談正事呢，等忙完了再來找我。」若澄嬌聲道。若不是蕭祐就站在身後，她還想親親他呢。

蕭祐見狀，連忙往後退開一些，垂頭看著地面，大氣都不敢出。

雖說夫妻兩人之間說話本就是情意濃濃，纏綿悱惻，何況王爺和王妃感情好是府中上下皆知的，但是他這個常年在院前，而且從來沒有過女人的大男人聽見了那般口氣，也免不得面紅心跳，嘆一聲王爺艷福不淺。

這時，圖蘭雅前來見朱翊深，一抬頭不由得愣在門口，她原本以為朱翊深是單獨見她，沒想到還有不少人在。

若澄聽到動靜，轉回頭，友善地笑道：「圖蘭雅公主醒了？這身衣服很襯妳。」

圖蘭雅自恃貌美，但在這個中原女人的面前也有幾分自慚形穢，而且朱翊深望著她的目光裡充滿了迷戀，那是圖蘭雅從來沒有見過的熾熱光芒，可見他有多愛這個女人。

「王爺。」若澄叫了一聲，搖了搖手臂。

朱翊深這才鬆開手，目送她出去。

李懷恩搬了杌子來，特意在屋中走了五步才放下，請圖蘭雅過去坐，他跟蕭祐也沒出去，就杵在圖蘭雅身後一眼觀鼻，鼻觀心。

「瓦剌王庭究竟發生了何事？」朱翊深開門見山地問道。

一說到這件事，圖蘭雅的眼眶就紅了，「使鹿部一直夾在我們和奴兒乾都司之間，前些日子，他們的頭領給我父汗寫信，說要歸降，我父汗為了表示對他們的重視，就親自去了，沒想到路上被人伏擊，身受重傷，哥哥護送他返回王庭養傷，之後沒有多久，昂達叔叔就帶兵把王庭包圍了。他不給我們吃的，也不讓我們見人，還逼著父汗交出金印，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來的！」

朱翊深沉吟著，此事透著幾分古怪，使鹿部的部民不過數千，而且多為牧民，他們不可能設計這種圈套得罪瓦剌，稍有不慎，自己也會有傾覆的危險。

而且阿古拉一直都試圖用和平的方式把使鹿部收回瓦剌，如果僅是瓦剌內部的爭鬥，明明將阿古拉引到昂達自己的地盤下手更容易，為什麼偏偏是使鹿部呢？

難道使鹿部跟昂達勾結了？那那封被換掉的密報又是誰做的？

圖蘭雅見朱翊深不說話，跪在他面前，淚如雨下，「晉王，我哥哥說過，只要他

當了可汗，有生之年絕不犯漢境一步，可昂達叔叔跟哥哥不一樣，他當了可汗，你們也會很麻煩的。上次的開平衛之戰，父汗也派了我們來幫助你，如今瓦剌有難，求求你也幫幫我們！」

「公主請起。」朱翊深說道，身子卻沒動，給了李懷恩一個眼神。

李懷恩過去將圖蘭雅扶起來，圖蘭雅低聲哭泣，其狀可憐，他又掏出帕子安慰兩句，美人泣淚，連他這個去了勢的人都有點於心不忍。

朱翊深起身，「公主在府中稍事休息，我進宮將實情告知皇上，晚些時候，會有人帶公主去四方館安置。」

他經過圖蘭雅身邊的時候，圖蘭雅伸手欲拉他的衣袖，朱翊深這回記取了教訓，立刻把手收回來，「公主還有事？」

圖蘭雅沒想到他反應這麼大，手僵在半空，用蒙語低聲道：「我不想去四方館，我怕昂達叔叔的人藏在城中要殺我，我知道你的晉王府是最安全的，讓我留在這裡吧。」

朱翊深淡掃她一眼，同樣用蒙語回道：「此事我做不了主，妳問我妻子吧。」

朱翊深進宮將圖蘭雅帶來的消息稟報給朱正熙時，當時葉明修和沈安序都在，兩個都是絕頂聰明的人，一聽就感覺這件事不太尋常。

朱正熙跟朱翊深簡單地聊了兩句，碰上別的大臣來議事，朱翊深便先行告退了。議事過後，眾人陸續離開乾清宮，但每個人都有心事，國家正值多事之秋，好像每一次皇位更迭，國內和國境都不能太平。

這個時辰，宮中正是最忙碌的時候，內官和宮女捧著東西往來穿梭。

「葉大人對瓦剌的事怎麼看？」沈安序終於向前幾步問道：「先是軍機密報被偽造，隨後這個圖蘭雅公主隻身前來求救，難道是故意引我們出兵？」

葉明修剛才也在想這個問題，反問道：「依沈大人的高見，這是瓦剌設下的陷阱？」

「我猜測應是如此。瓦剌似乎在我國有內應，每一步都佔了先機，正如晉王所說，昂達那些人明明在瓦剌的勢力要比奴兒乾都司的勢力強，為何要捨近求遠，在使鹿部附近動手？使鹿部只有區區幾千人，不足以與瓦剌的國力相抗衡，昂達那些人平日對他們多有壓迫，他們也不可能投靠，那麼只有一種可能……」

「漢人之中有人與昂達勾結，雙方約定在使鹿部附近一起伏擊阿古拉，而後昂達控制了瓦剌的王庭，而與他合謀的人明顯還有後招。」葉明修接下去說道：「當務之急，是將那個內應找出來，才能知道他們的真實目的。」

沈安序點頭，聯想到正在奴兒乾都司的平國公，又下意識否定了自己的判斷，就算平國公再怎麼與晉王不和，應該也不會勾結外敵來圖謀江山，那樣對他沒有半分好處。

可他又不由得想，人心是這世上最難琢磨的東西，他又不瞭解平國公，怎知他真正的想法？

「我去找皇上要那封密報來研究看看。」沈安序向葉明修施禮，折返回去。

若澄在北院的主屋裡頭對帳，素雲和碧雲在旁邊剝枇杷。

這個季節的枇杷粒大飽滿又多汁，舌尖好像都能感受到那種酸甜的味道。

若澄喜歡做枇杷雪梨膏放著，朱翊深到了換季時總是咳嗽，吃一點這個症狀就好多了。

「王妃，圖蘭雅公主求見。」丫鬟進來說道。

若澄放下帳本，還沒說讓圖蘭雅進來，圖蘭雅已經推開攔阻的丫鬟，徑自走進主屋裡，站在若澄面前。

「王妃，奴婢……」那兩個沒能阻攔圖蘭雅的丫鬟面露慚色，若澄揮手讓她們下去。

「公主到我這裡來，有何貴幹？」她溫和地問道。

圖蘭雅四處看了看，心想不愧是王妃的住處，擺設竟然比朱翊深的留園更顯華貴，這女人在王府的地位可見一斑。

她一邊想著，一邊自顧自坐在椅子上，「我想在你們晉王府住幾日，但是晉王說他做不了主，要我來問妳。我相信你們中原人的待客之道裡，沒有將客人趕出門的道理吧？」

若澄微笑道：「公主願意住在這裡，是晉王府的榮幸，妳遠道而來，我作為主人，自當好好照顧妳。素雲，去把西院收拾出來給公主住，再派幾個得力的丫鬟過去伺候，公主有什麼需要，府裡上下都要盡量辦到。」

素雲遲疑了一下，方才應是，出去張羅了。

碧雲皺眉看著圖蘭雅，這個瓦剌公主把自己當成是誰了？在王妃面前沒有半分恭敬不說，還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，真是讓人生氣。

圖蘭雅卻問道：「西院？西院在什麼地方？我要住在離留園最近的地方，或者我乾脆就住在留園好了，我看留園有很多屋子，我隨便住哪一間都可以。」

「公主不要太過分！留園是我們王爺的住處，他開府時便獨自居住在那裡，怎麼可能讓妳住？」碧雲忍不住說道。

「獨自居住？昨晚她不是就在留園嗎？」圖蘭雅指著若澄說道。

碧雲還要再說，若澄衝她搖了搖頭，自己對圖蘭雅說道：「我是王爺的妻子，可以跟他同床共枕，說到底公主只是客人，既然想住在王府，自當聽我的安排。否則，我這個主人也未必會好客。」

圖蘭雅驕傲地揚起頭，「怎麼，妳還能將我趕出去？妳別忘了，我可是瓦剌的公主。你們皇帝都不敢趕我。」

若澄覺得這個圖蘭雅公主性子直爽，有什麼說什麼，她並不覺得討厭，只是有些話還是要說清楚，「公主的確是貴客，皇上也會視妳為上賓，但妳要打王爺的主意，就不僅僅是妳一個人的事，也是我的事。王爺許過我一生一世不納別的女人，所以別說是公主妳，就算是女皇都別想進晉王府的門。」

「妳這女人怎麼這麼善妒？我聽說漢人的王侯都是三妻四妾，妳就不怕有一日色衰愛弛？男人都是喜新厭舊的，現在口口聲聲說只愛妳一個，難保有一日不找別

的女人。到時，妳還不是要跟別的女子共事一夫？」

圖蘭雅的漢語很不錯，用詞一套一套的，上次從京城回去以後，她為了將漢語說得更好，特意抓了個漢人到王庭教她，對男女之間的字詞學得尤為透澈。

若澄說道：「既然公主知道色衰愛弛，也應當知道從一而終、雙宿雙棲。以後的事我管不了，現在晉王府我還是可以做主的，妳是堂堂公主，要什麼樣的男人沒有，為何一定要插入別人夫妻之間呢？難道妳來京城，不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？」

聞言，圖蘭雅想起瓦刺王庭如今的情況，便是一臉憂心忡忡。

她不知道漢人願不願意出兵救父汗和哥哥，所以盤算著只要能跟朱翊深在一起，朱翊深一定會勸永明帝出手幫忙，可在留園時朱翊深那副疏遠冷淡的模樣，就如同澆了她一桶冷水，現在再聽若澄這麼說，她便有幾分明白，朱翊深這條路大抵是走不通的，因此有些喪氣地起身出去了。

等人走了，碧雲氣道：「王妃對她那麼客氣幹什麼？聽李公公說，瓦刺的王庭現在被圍，她是來求我們出兵幫忙的，有求於人還這麼囂張！」

若澄繼續拿起帳本，心平氣和地說道：「我看這個公主倒是沒什麼壞心思，可能她覺得跟王爺在一起，她父兄得救的機會更大吧，不過只要王爺不動心，十個圖蘭雅都不足為懼，放心吧。」

碧雲忍不住笑了一聲，「王妃現在底氣可足了，誰讓我們王爺眼裡只有您呢？昨夜奴婢可是都聽到了……」

若澄嗔道：「要妳多嘴，快剝枇杷！」

沒過多久，丫鬟又來稟告，這回是沈如錦來到府上找若澄。

沈如錦最近都沒有怎麼露面，若澄還以為她是因為府中事忙，畢竟平國公和平國公世子都外出征戰了，沒想到她竟是又懷孕了，等到三個月胎象穩了才出來走動，若澄又驚又喜，忙向她道賀。

沈如錦摸著肚子說道：「已經生了鴻兒，這胎是男是女都無所謂了，就希望他以後能平平安安的。別說我了，我打聽到玄清師太雲遊回來了，今日就在靜月庵，妳趕緊跟我去一趟。」

「可是姊姊……」若澄還是有點不好意思去那種地方。

「別可是了，妳不想給妳家王爺生個一兒半女的？玄清師太真的很靈的，妳去了就知道。」沈如錦拉著她就走，還吩咐碧雲去準備馬車。

「姊姊，妳有身子了，當心腳下……」若澄怕兩個人拉扯之下沈如錦有個什麼閃失，況且她對那個玄清師太也有幾分好奇，便依著她出了門。

等兩個人都坐在馬車上，往靜月庵去，沈如錦才知道瓦刺公主也在王府裡頭，她不禁皺眉道：「她怎麼這個時候跑到京城來了，還要賴在你們王府，她對王爺還沒死心？」

當初呼魯和圖蘭雅分別看上他們夫妻倆的事情，在京城可是人盡皆知的。

「此事說來話長，我只知道瓦刺的阿古拉可汗被人伏擊受重傷，然後瓦刺的各部統領似乎要造反，就控制了瓦刺的王庭，圖蘭雅是突圍來求救的。」

沈如錦點了點頭，「那這就不是一件小事。聽說瓦剌除了阿古拉可汗，都是十分好戰的人，若那些人得了汗位，有可能北境又不太平了，到時候妳家王爺又要出征，去個一年半載的，妳跟誰生孩子去？妳趕緊爭氣些。」

若澄低頭看著自己的肚子，嘆了口氣，「我也想啊，可就是老沒動靜，府裡的大夫說我身子弱，還有宮寒之症，所以月事一直不準，不易有孕。我會不會生不出孩子啊？」

沈如錦按住她的手，「別胡說，今日去問問玄清師太就知道了。」

Crescent Family